

今年以来至少已发生39起校园枪击案 枪声频响成美国人心中难以释怀的伤痛

环球聚焦

□ 王一同

布罗大规模枪击案的阴影还未消散，枪声又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所小学校园中响起。当地时间5月24日，得州南部尤瓦尔迪市罗布小学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9名儿童。

持续发生的大规模枪击案，导致美国民众普遍抱对政府长期未能解决枪支暴力泛滥问题的强烈愤怒情绪，拜登政府的不信任度也由此大幅增加。

“这种情况只发生在美国”

校园内频频响起的枪声，成了美国人心中难以释怀的伤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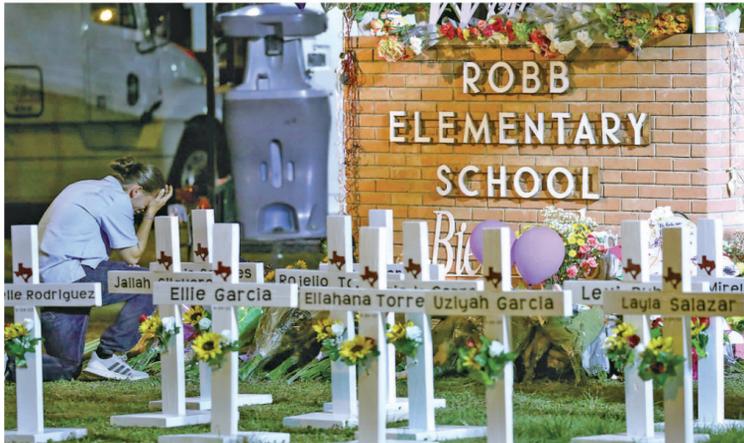
“当父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时，他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当这一天结束时，能够接走他们的孩子。然而，有些家庭现在正处于悲痛之中，他们再也无法从学校接回自己的孩子。”罗布小学枪击案发生后，美国得州州长阿伯特在一份声明中这样说。

本次罗布小学枪击案是美国2022年发生的至少第30起幼儿园及中小学校园枪击案。如果将大学校园枪击案也统计在内，这至少是第39起。

罗布小学枪击案并非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起。2012年，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造成20名儿童和6名成年人死亡。

妮可在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她说她完全能够体会受害者父母的痛苦，并呼吁政府就枪支管理采取切实行动。“到底还要有多少孩子死去，政客们才会关注这个问题？”

尼尔的儿子也在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的惨剧中遇



当地时间5月25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尤瓦尔迪市，民众前往罗布小学枪击案现场献花悼念遇难者。

CFP供图

难，此次再度发生在小学校园的枪击案让他感觉自己“彻彻底底地失败了”。“我预感此类悲剧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在我们身边。”尼尔表示，他看到枪击案相关报道时，感觉就像噩梦重现。

有美国媒体一针见血地指出，校园枪击案是美国每个学生家长最大的恐惧、最恐怖的噩梦。

2022年4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了一篇对美国儿童与青少年主要死因进行分析的文章。文章显示，2020年，有超过4300名美国儿童和青少年因枪支暴力死亡，而同年，美国因车祸死亡的儿童和青少年人数则为

3900名。这是自1999年开始统计以来，枪支暴力首次成为美国儿童与青少年主要死因。

“这种情况只发生在美国，其他地方就没有。其他地方上学的孩子不会认为他们上学时可能会被枪杀。我们的孩子每次踏入教室都生活在恐惧中，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目标。我们到底在做什么？”美参议员克里斯·墨菲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美枪击暴力激增的缩影

罗布小学枪击案震惊了国际社会。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其发言人就枪击事件发表声明称：“（秘书长）对得克萨斯州尤瓦尔迪一小学发生的令人发指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深感震惊和悲伤。尤其令人心碎的是，大多数受害者是儿童。”

事实上，校园枪击案频发，是过去两年美国枪支暴力激增的缩影。据美国非营利组织“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计，截至5月24日，美国今年已至少发生了21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平均每天发生近1.5起。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水平，2022年全年美国发生大规模枪击案的数量将很可能与2020年发生611起大规模枪击案的水平相当。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称，“大规模枪击案已经变成了美国‘复制粘贴的悲剧’”。

一直以来，枪支泛滥被认为是美国枪支暴力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一情况在新冠疫情暴发后更加严峻。美国犯罪预防研究中心202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疫情期间，美国拥有国家颁发的隐蔽携带枪支许可证的人数猛增，2020年美国此类许可证数量激增2152万份，持证人数比2016年增长了48%；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200万人，增幅105%，刷新同比增幅历史纪录。作为全球少有的“枪比人多”的国家，美国早已深陷“枪越多越不安全”的怪圈中难以自拔。

政客们的千篇一律

当地时间5月24日晚，美国总统拜登就罗布小学枪击案发表讲话，呼吁对枪支管理进行新的限制，“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他在讲话中强调，现在是时候反抗枪支游说团体，并对枪击案受害者家属致以慰问。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他的妻子米歇尔也表示，为受害者家庭“感到悲伤和愤怒”。奥巴马指出，现在应该采取控枪行动了，“无论是任何形式的行动”。

面对悲剧，政客们的话总是千篇一律。“必须采取行动”，但行动又在哪儿？

拜登的表态并未令提倡枪支安全的美国民众和控枪组织满意。2018年佛罗里达州高中大规模枪击案的幸存者卡梅伦·卡斯表示，虽然拜登表现出了同理心，认为大规模枪击案很糟糕，但他的讲话让提倡枪支安全的美国人感到失望。“全美各地都在等着‘行政命令’这个词，而我们听到的只有思念和祈祷”。

过去20多年来，美国联邦政府未能出台一项控枪法案。美国政府和立法机构可以说在解决控枪问题上口号震天，但并未采取任何实质举措。

为何美国枪支暴力久病不治？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无尽的党争。有评论指出，在美国枪支暴力问题就像是一场拔河游戏，先松手的那一方，就会“摔得很惨”。

经过长期发展，美国枪支产业已形成一条巨大产业链，其背后的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献金、选举捐款、游说等方式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舆论，从而形成政客与军工利益集团组成的“军工复合体”，阻碍控枪立法。以拥有超过500万会员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为例，该协会仅2020年用于资助联邦选举的支出就超过2900万美元。

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在控枪问题上矛盾尖锐，令美国联邦层面的控枪立法更为艰难。4月11日，拜登政府出台新规，试图监管无编号且难以追踪的“幽灵枪”，但立即遭到拥枪派批评，一些反控枪组织表示将对新规提起诉讼。

美国广播电视新闻网当地时间5月26日刊文认为，在美国发生的大规模枪击案及后续行动几乎是“可预测和公式化的”。美国吉福兹防止枪械暴力法律中心的报告指出，几乎每个美国人一生中至少会认识一个枪支暴力受害者，直接或间接同各种枪击案发生联系。

还有美国媒体说，这是美国经历的“最可怕时刻之一”，但更可怕的是，由于政治的极化与政客的不作为，这样的枪击案未来多半会重演，人们在震惊与悲痛后，可能会再次陷入无助与无奈。

俄披露美在乌进行生物实验新证据

多方呼吁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联合国框架下展开核查

□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张春友

今年以来，俄罗斯多次披露与美国在乌克兰开展生物军事活动相关的文件和证据，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近日，美方在乌克兰境内进行生物实验的最新证据又被曝光。国际舆论指出，面对俄方连续曝光的证据，美国作为全球生物军事活动最多的国家，也是唯一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的国家，需要给国际社会一个明确的交代。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呼吁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联合国框架下对此展开核查。

俄方曝光多项证据

5月20日，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副主席、美在乌生物实验室活动调查委员会联合主席伊琳娜·亚罗瓦娅指出，美国在乌克兰进行了埃博拉和天花病毒的研究。这再度揭开美国在乌克兰进行的危险、隐秘生物实验活动的冰山一角。

早在3月初，俄罗斯称在乌克兰发现30座生物实验室，这些实验室按照美国国防部的命令运行并“可能涉及生物武器制造”。缴获的文件显示，就在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当天，这些实验室就离开地收到命令并“紧急销毁”了鼠疫、炭疽、霍乱及其他致命性疾病的病原体。

5月1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峰会上公开表示，俄方已收集到足够书面证据，证明乌克兰境内存在美国生物实验室，而“美国建立这些生物实验室的目的是研究如何传播生物病毒”。普京还说，俄方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期间获得的文件材料已经证实，俄边境附近出现了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生物武器组件。

5月18日，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称，有新的证据显示乌克兰境内的生物实验室是在美国支持下为美方进行军事生物活动。

新证据证实，位于14个城镇的30个美在乌生物实验室参与了旨在增强鼠疫、炭疽、霍乱和其他致命病原体致病性的活动。自2014年至今，美国向这些实验室拨款15亿美元。

此外，俄方在乌克兰的赫尔松地区发现了配备了用于喷洒药剂容器的无人机，在马里乌波尔发现一个霍乱菌株数据的收集和鉴定中心，还在顿巴斯地区发现两个2020年运至此处的移动实验室。

正如联合国生化武器委员会前成员、微生物学家尼库林所言，乌克兰已成为美国的“生物武器实验场”，并因此饱受其害并危害全球。

国际社会呼吁核查

联合国前伊拉克首席武器核查员、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员斯科特·里特指出，对美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里的所作所为，绝对有必要进行严格核查，只有这样才能证明美国是否遵守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里特认为，尽管这些生物实验室在乌克兰的土地上，但它们毫无疑问是由美国主导、依据乌克兰与美国2005年签署的协议开展生物实验活动的。



当地时间5月20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美在乌生物实验室活动调查委员会召开会议。

人民视觉 供图

事实上，美国在乌克兰布建的生物实验室被曝光后，俄已提交相关证据材料，要求《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审议此事，并计划在联合国框架下发起国际调查。

记者注意到，5月以来，俄罗斯方面已经为此展开多次行动。

5月13日，联合国安理会在纽约总部就乌克兰生物实验室安全问题举行公开会议。会上，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称，俄方已收集大量美国在乌克兰进行生物实验的证据。美国国防部参与在东欧和俄罗斯边境地区进行的生物实验，威胁到了俄罗斯安全，也威胁全球安全。涅边贾还提出了包括秘密人体实验、出口病原体 and 血清样本等指控，并表示将根据《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相关规定，要求发起调查。

5月16日，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和国家杜马关于美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活动的调查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伊琳娜·亚罗瓦娅表示，美国和乌克兰5年来在履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方面提供了不完整或不准确的信息。俄联邦委员会副主席科萨乔夫表示，该委员会收集到的证据已经证实，美国和乌克兰违反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对此，俄计划在联合国框架下倡导发起相关国际调查。

此外，扎哈罗娃还进一步明确表示，俄将援引《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5条和第6条的规定，调查美在乌研发生物武器的情况。

令人遗憾的是，在接连曝光的证据面前，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对美方在乌克兰生物实验活动进行了否认，并指责这完全是俄罗斯的“造谣”。

除美方拒不认账外，因俄乌冲突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一些西方国家也对美方在乌克兰展开的危险生物实验集体选择沉默，甚至俄方多次向联合国提交的关于乌克兰生物实验活动安全问题的讨论也不了了之。

美方无权成为例外

5月20日，伊琳娜·亚罗瓦娅证实，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活动已经部分停止，但与此同时，美国仍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着军事生物实验。伊琳娜·亚罗瓦娅还指出，目前美国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数量已大幅度增加，这意味着美国仍然在积极地研究极度危险病原体。

由此看来，美方在乌克兰的军事生物活动仅是冰山一角。5月19日，俄联邦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涅季托夫就此指出，将美国的秘密实验室位置图与各种疫情暴发区域图叠加起来看，就会发现众多让人起疑的巧合。俄联邦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帕特鲁舍夫则指出，由美国所控制的生物实验室正在全球如酵母一般生长。

然而，作为全球生物军事活动最多的国家，也是唯一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的国家，美国却始终对其生物军事活动问题避而不谈，对多方证据一概拒不认账。

国际舆论也关注到，美国对其生物军事活动问题迄今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美方迄今的表态有很多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这进一步加大了国际社会的忧虑。例如，美国在全球的生物合作设施到底有多少？美方根据美乌协议到底走了多少生物样本？用途是什么？该协议规定美方不得公开的敏感信息到底是什么？美方是否在境外开展了美国国内禁止的危险研究？

众多证据表明，俄方的指证绝非空穴来风，国际社会的担忧亦不无道理。美方有必要为其在乌克兰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生物军事活动给国际社会一个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作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存约国，在切实履行公约各项义务方面，美国理应作表率，不能也无权成为例外。

□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张春友

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以难民问题为主要矛盾点的外溢效应已经显现。然而，美英等国隔岸观火，对解决难民问题“口惠而实不至”，与乌克兰陆路相连的欧洲多个国家面临的难民压力与日俱增，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更是不堪重负。

欧洲国家疲于应对

5月23日，联合国难民署透露，俄乌冲突导致“800万人在乌克兰国内迁移避难，登记在册的出国难民则有600多万”。分析人士预计，实际的难民数字比600万只多不少。

从地缘位置来说，此次受到乌克兰难民危机冲击最大的当属与其接壤并临近的欧洲国家。如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这些国家虽是欧盟成员国，但因各种历史原因，经济发展落后于欧盟平均水平，更不要说与传统的欧洲强国相比，这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难民接收、收容、安置等方面的困难。

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俄乌冲突爆发一个月后，作为邻国的波兰就涌入了200万乌克兰难民，当时华沙市市长特拉斯科夫斯基就已经叫苦不迭，称大量难民的涌入令临时居住、医疗、教育等资源严重不足，“华沙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仅仅一个月后，这一情况变得更糟糕。据统计，冲突两个月后，波兰接纳的乌克兰难民人数突破了300万。目前，在冲突超过三个月之际，难民数字再度大幅增加，令波兰政府应对不及。

另据德国内政部数据透露，截至5月11日，从乌克兰逃离到德国的难民已超过70万，其中大约40%的乌克兰难民是未成年人，女性则占登记的成年难民的81%。

上述国家的境况只是欧洲疲于应对、安置难民的一个缩影。

据欧盟智库布吕格勒研究所预计，2022年欧盟安置乌克兰难民将花费至少430亿欧元，约占欧盟当年全年计划总支出的四分之一，而且这一数字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还将增加。

为在接纳乌克兰难民及维持本国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取得平衡，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相应的限制措施。例如，对难民可在当地从事的临时职业、购物、医疗等作出限制规定。但显然，这只是一时之计。

接下来，大量涌入的乌克兰难民在医疗、就业、子女教育及非法滞留等方面，将给欧洲国家带来更大、

更沉重的负担。

美英两国隔岸观火

作为此次俄乌冲突的“始作俑者”，美国除了通过不断渲染俄罗斯威胁论，并将欧洲牢牢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之外，并未采取实际行动帮助欧洲消化、解决难民问题。此前，美国方面曾承诺接收10万乌克兰难民，但在实际操作环节，3月份仅有不足百人通过审核入境美国，大量乌克兰人滞留墨西哥与美国边界地带。

英国与美国一样，对乌克兰难民“画足大饼”，但在实际操作环节与美国如出一辙，严苛的签证审查制度使得其接收乌克兰难民的人数远低于其他欧洲国家。不仅乌克兰难民对此不满，欧洲国家也颇有微词。

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负责移民事务的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斯塔纳斯表示，进入欧洲的乌克兰难民数以百万计，严重的食物短缺将使这些难民到处找食物，而饥饿的难民“不会那么容易管理，局面将更加混乱”。

华沙大学移民研究中心研究员普斯科夫斯基表示，近期进入欧洲的难民目前阶段还能够找到一些临时住所，但对这些难民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找到长期的安身之地。

未来面临更大考验

欧洲国家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承压严重，目前已无力收留数量如此庞大且仍在源源不断涌入的乌克兰难民。此前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开办的临时安置所早已人满为患。

为此，一些欧洲国家不得不呼吁本国民众以“私人方式”接纳乌克兰难民。例如，英国在3月就制定了“乌克兰之家”计划等。这一招儿的确实分散了国家层面面临的部分难民压力，但却给欧洲国家带来更多社会问题。

虽然欧洲的确需要廉价劳动力，但是在经济不景气及公共资源承压严重的背景下，大批难民的涌入会成为欧洲的不可承受之重。部分欧洲媒体甚至担忧，此番难民危机将导致欧洲多国极右翼政党的支持率有所上升，就像2015年难民危机之后出现的情况一样。

此前为俄乌冲突中乌克兰一方摇旗呐喊并对难民展现出慷慨姿态的欧洲多国，目前正在自食苦果。

可以预见，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及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加，乌克兰难民危机将持续发酵，其外溢效应将令欧洲国家面临更大的考验。

难民压力与日俱增 欧洲多国焦点烂额



图为波兰难民营地中的乌克兰难民。

人民视觉 供图